



高爾基作品集

克思·薩金·金

——十四年——

第一卷：旁觀者

上海書店出版社

820(2)
001446



高爾基作品集

克·薩·金木的一

——十四年——

第一節：旁觀者

譯者：南懷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一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1—5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通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說：

「伊凡阿乞莫拉奇薩木金喜歡新穎；所以，在他底妻生下第二個兒子之後，他坐在剛纔分娩母親的床邊，一開口就對她

「維拉，你知道——我們要給他一個新鮮底名字嗎？一切數不清的伊凡和巴塞爾之類已經討厭了——唔？」

由於生歲的苦痛而疲乏無力，維拉彼得洛夫沒有回答。她底丈夫深思默想了一會；他底鴿子似底眼睛凝視着窗外的天空，天上的雲被風吹破，好像河上破裂底冰塊或沼地裏散亂底草叢似的。然後薩木金用短胖底手指點劃着空氣，焦急地列舉道：

「克里斯托斐？乞里？克字可爾尼可丁？」

每一個名字都被他作一個姿勢就拋棄了；一直選擇了十多個不平常底名字之後他纔滿足地叫道：

「沙松沙松薩木金——就是牠！這不壞！這是聖經裏一位英雄的名字，而且這名字——我自己底姓就是特別的了。」

「不要搖動床呀，」他底妻悠悠地懇求。

他道歉，吻着她底手，這手是無力而且怪沉重的。這時他微笑着，傾聽着秋風的惡意底哨和嬰兒的可憐底哭聲。

●見舊約，以色列之勇士，力大非常。

「是的——沙松！人民正在需要一些英雄。不過我還得再想一想。或者叫奧尼得吧？」

「你用這些小事來攪擾維拉。」正在包裹着新生嬰兒的產婆馬利亞羅曼羅夫鄙視地說。

薩木金看看他底妻的毫無血色底面孔，而且摩她底有着奇妙底月黃色澤底頭髮，這頭髮紛紛地披散在枕頭上，然後悄悄地走出臥房。

這母親在產褥上慢慢地療養着；嬰兒是孱弱的。恐怕他活不久，維拉彼得得洛夫娜底母親——身體結實然而永遠害病，催促着他受洗禮。受洗之後，薩木金負咎地微笑着說：

「維拉乞加，●我到底決定了他底教名叫「克里」——「克里」——一個平常人底名字，還使他不負什麼責任。你贊成嗎？」

注意到她底丈夫感覺家人們全都不滿意他的惶恐情形，維拉彼得得洛夫娜稱讚道：

「我喜歡這名字。」

她底話在這家裏是法律。至於薩木金呢，人人都已習慣了他底所突底行爲。他底行動的離奇常常使他們驚異，但是在家裏裏和熟人中他却享有百事順遂的幸運人的聲譽。

然而，這嬰兒的不平常底名字從他底生活的第一天起就使他惹人注目了。

「克里」朋友們都問，仔細考察着這男孩，「但是爲什麼叫克里？」

薩木金解釋：

「我原來想叫他尼士特，或安地巴士——但是，你知道嗎，這需要舉行最愚蠢底儀式，要請教士，審問什麼「你棄絕撒旦了麼？」以及各種野人迷信底神怪……」

但是甚至薩木金底解釋也不能阻止家人們對於新生者比較對於大他兩歲的哥兒狄米徒里更加注意。各人有各人底

●維拉之小名。

●俄語我自己。

理由。克里是瘦弱底，這增強了他底母親底憐愛。他底父親覺得有罪，因為他給與他底兒子的名字完全不會發生好效果；他底祖母呢，覺得這名字叫起來急促得有小百姓的聲響，認定這孩子已經不對了；至於那愛兒童底祖父，孤兒職業學校的主持者和名譽校董，很注重教育學和衛生學，顯然更喜歡較為羸弱底克里，比之茁壯底狄米徒里，也以緊張底憂慮關切着他。

二

克里底生活的最初幾年正是少數人爲自由和文化而拚命鬥爭的歲月，這些人英勇地和毫無保障地置身於「鐵錘和鐵砧的夾擊中間」，在能幹底德國公主的無能底嬌兒的統治和蠢蠢然生長於農奴制度的束縛裏的文盲底人民中間，正直地仇恨着沙皇底權力。這些善良底人們以十分底誠意愛戀着「人民」，這看不見底奇物，實行要去解放牠，援救牠，因為要使小百姓更容易鍾愛，他是被想像爲一種精神非常美好的人物的；他是被裝飾以天眞底殉道者的冠冕，以聖者的光環的。他底肉體底苦悶是被高揚於俄羅斯的可怕底現實正在大量地積壓在這國度中最良份子上的精神底苦患之上的。

當代最敏感底詩人，●的憤怒底呻吟正是這可悲底時代的讚歌：他大聲疾呼，對人們提出質問：

君曾否盡其力之所能，

充實活力以迎新日歟，

抑降服於命運所佈之法律？

僅作類似哭訴之歌，

任令精神永沒於消沉歟？

爲創造文化的自由而爭鬥的戰士們所經歷的苦難是無法計算的。但是數百青年所遭受的逮捕，刑罰，放流，等等也曾常

● 未詳，或係尼克拉索夫。

常激動和磨勵一般青年們反抗權勢者的強大無情底機構。

在這種爭鬥之中薩木金氏一家也和別人家一樣受苦了。伊凡底長兄甲可布，坐了將近兩年的牢獄之後，被放逐到西北利亞。當他想逃走的時候，他被捉住，被發配到土爾其斯坦。伊凡薩木金自己，也並未逃脫逮捕和拘禁，甚至在釋放之後也還被大學校所開除。維拉彼得洛大婢底一個堂兄，馬利亞羅曼諾夫婢底丈夫，曾經死在被押解到亞魯托洛夫斯基放流地去的道路上。

一八七九年春天來了梭洛尼夫底絕望底射擊的鎗聲。統治權力回答牠的是亞洲式底壓迫。

從此以後許多癡強底男男女女就開始和專制君主直接搏鬥。在兩年之間他們像尋獵野獸似地尋獵着牠。他們終於殺了他，而又立刻被他們自己底一個同志所出賣，這同志曾經企圖刺殺亞歷山大第二，但也曾毀棄埋在沙皇專制所必經的路上的地雷的引線。被刺底沙皇底兒子亞歷山大第三因此嘉獎這會企圖暗殺他底父親的人，贈以「可敬底公民」的榮銜。

當這些英雄們被刺滅的時候，他們——照例——是被誣實的，因為他們曾經引起種種希望而又不能實現牠們。滿懷好意站在遠處同情於這勢力懸殊的爭鬥的人們因為他們底英雄們底敗績而灰心了，甚至比之那些還活着的鬥士們底親密朋友們更為灰心。許多人趕快小心調好他們底家門，當面拒絕這英雄之輩的殘餘份子。這些份子就在昨天還令人興奮的，而今日却祇能使人受累了。

那時逐漸流行着「在歷史的創造過程中個人的重要」這種可疑底議論。十年之後，代替了這議論，人們非常傾心於一種新底英雄尼采的「碧眼金髮白皮膚底野獸」。人們很快就聰明起來，贊同斯賓塞爾所謂「人不能從鉛底本能作出金底行為」。於是集中所有的才能於「認識自己」於個性問題。他們都迅速地接受了這口號：「我們底時代不是大有為的時代。」一位最受歡迎底藝術家對於這勢力是這樣可驚底敏感，好像他是牠底創造者——一個顯示自己的惡魔——似的。

●超人。

●索斯托伊夫斯基 (Dostoevsky 1821--1881)

這位藝術家，在這上流階層的大多數人正和他們底僕役同樣是奴隸的國度裏，歇斯志里地叫道：『安份些吧，驕傲底人呀！忍耐些吧，驕傲底人呀！』

而且，緊接着他而來的是另一位並不更小的天才的呼聲，嚴肅地和固執地斷定達到自由之路祇有一條：『勿以暴力抗惡。』

三

薩木金氏的家宅在那時是頗為難得底：主人們並不趕快熄滅一切燈火。這宅子裏來了幾個十分不容易過日子和不可靠的訪客。他們坐在房間的角落裏，在光影之中。他們少說話，甚至他們底微笑也是不愉快底。則耳哉和衣服各不相同，他們都有一種奇異底互相類似，彼此好像是同一個武士兵似的。他們都一不本地人。他們要到別處去。他們在薩木金家祇是好像在牛路上似的。有時他們在這裏住一夜。他們還有一點相似：全都馴服地靜默着，其和亞羅曼諾夫小姐底惱怒底言詞，而且顯然害怕她。至於作父兄的薩木金呢，他害怕這些訪客們小克里看見爸爸怎樣在他們各人面前負咎地搓着他底濡柔底手掌，他底心怎樣發抖。其中的一個，黑鬍子，或許很困難吧，曾經強口聲問道：

『伊凡，在你底家裏各樣東西都是甚麼的好，像在亞美尼亞人底故事裏一樣。各樣東西都多到必要以上十倍。今晚爲什麼給我兩隻枕頭和兩枝燭呢？』

在這城裏薩木金底熟人的範圍已經很狹小了，但是有些晚間他底房裏還是聚集着一些還未消盡昨日底心情的人們。而且每天晚上都從庭院深處的廂房裏昂然走出馬利亞·羅曼諾夫娜，又高又瘦，帶着黑眼鏡，滿面怒容，嘴脣是看不見的，斑白底頭髮上戴着一頂黑小帽。從這小帽下面儼然挺出兩隻大耳朵從二層樓上走下來的是他們底房客伐拉夫加闊肩膀，紅鬚

子。他好像一個忽然暴富的運貨車夫，買了幾件不合體的衣服來套在身上，弄得自己不舒服似的。他笨重地，小心地移動着，但是他底皮鞋却高聲地刮響着。他底脚是橢圓底，好像兩隻魚形淺盤。在他坐下去喝茶之前他要小心考察那椅子——牠是够牢固底嗎？在他之上和在他周圍各樣東西都會開裂，折破，震搖，家具和食器都害怕他，而且當他走過鋼琴旁邊的時候琴弦就會嗡嗡的。梭莫夫醫生也來了，黑鬍子，陰暗底臉色。他站在門口，用突出底寶石眼仔細審察着每個人，皺着好像鬚鬚似的眉毛，粗聲問道：「各位安康如意？」

然後他走進房裏，而在他底闊大底圓肩膀後面出現的往往是個底老，瘦削底，黃臉，大眼睛。她默默吻了維拉彼得洛夫娜，對房裏的每個人鞠躬，好像他們是教堂裏的神像似的，然後繼續離他們最遠的地位坐下，好像坐在牙醫生理候診室裏似的，用手巾蒙着嘴。她底眼睛睜住最黑暗的一角，好像她隨時在期待着會有人從那黑暗中出來叫她：「來！」

克里知道她在等死。他聽見醫生在她面前說過：

「我從來不曾遇見過像我底妻那樣愚蠢地怕死的人。」

在暗角裏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忽然立起一個紅頭髮男人，克里和狄米徒里的教師，斯圖班托米林。還有，台尼亞古里科，一個奇特底鼻子上有幾點麻子的笨姑娘，會嘩地衝進來。她常常帶着幾本書，全是寫着淡紫色墨水底字的。她會跳到每個人面前，用含糊底低聲催促他們：

「來，讀書——讀書！」

維拉彼得洛夫娜使她安靜，說：

「我們先喝茶。讓僕役們走了，然後……」

「人必須留心僕役們。」梭莫夫醫生警告他搖搖頭。頭頂上，在一個亂頭髮之中顯出一片圓形底灰色禿塊。成人們在房間中央的一張圓桌上喝茶，桌上懸着一盞燈，燈上的闊大底燈罩是薩木金，自己發明的。罩子並不把燈光向下反射到桌上，却向上反射在天花板上。因此，一個慘淡底暗影佈滿整個房間除了一隻角落而外，這角上有一隻栽着一大株山躑躅的桶，桶旁邊放着兒童底茶桌，這茶桌被一小盞燈所照明。這植物的爪形底黑葉隨着用細繩繫在釘上的莖梗爬在牆上，牠們底根好像

一些灰色長虫似的伸在空中。

莊重而肥胖底狄米徒里常常背對那人身子坐著，而瘦弱底克里頭髮剪成小百姓式底圓形，却要面對着成人們坐著，這意靜聽着他們底談話，一直到他底父親開始炫耀他的時候。

差不多每天晚上，他底父親都要叫克里來，把他夾在他們膝之間，問道：

「那麼，小百姓，照你看來，什麼事情最好呢？」

克里就說：

「埋葬將軍的時候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有音樂。」

「什麼事情最壞呢？」

「媽媽頭暈的時候。」

「如何？」薩木金得勝地質問賓客們，他底有趣底臉上閃出慈愛底光輝。賓客們都微笑着，常常稱贊克里；但是克里已經不再喜歡賣弄聰明了，他覺得這些回答有些傻氣。他第一次表演拙是在兩年之前，在他厭從這種娛樂是因爲他使父親高興。其實他頭有些厭惡牠，好像他是一種一捏就會吱吱叫的玩意兒似的。

四

從他底父親，母親和外祖母講給賓客們的故事之中，克里知道他自己是有點驚人而且重要底東西的。好像是說，縱然還很小吧，他已經顯然和他底同伴不同了。

「他更喜歡簡單而粗陋底玩具，比較那些複雜而高貴底的。」他底父親很快地信口喃喃着。克里底外祖母，搖搖她底梳

連整齊的灰頭，嘆道：

「是呀，是呀——他愛簡單底東西。」

於是她敘說克里五歲的時候他怎樣愛護偶然落在花園暗角裏莖草中的一株小花；怎樣灌溉牠，而不注意附近花床裏的花；當這小花，不顧他底一切憐惜，死了的時候，克里曾經長久埋藏牠。

並不理會這「底話」，他底父親說道：

「他更喜歡和他底奶娘的孫子在一處玩，比較和他自己同齡底孩子們……」

他底父親比他底外祖和更會講關於牠的故事，而所講的常常是這孩子自己所不會想到的，所不會感覺的事實。有時甚至克里也似乎以為他底父親所敘說的言詞和行為都是捏造的，而這捏造是因為要誇耀他底兒子，好像誇耀他底父親走得十分準確，或他底打牌的技巧似的。

但是，克里聽他底父親講話的時候，克里時常驚疑他克里怎樣會忘記掉他底父親所記得的事呢？不，他底父親並未捏造這些事情；不是他底母親也說他克里有許多異常之處，她甚至對於克里所以然的原因還有一點解釋。

「他是生在驚恐的年頭的那一年，我們遭了大火，甲可布被捕，以及別許多變故，讓他的時候是痛苦的。他底誕生有些早熟——我相信這是他如此奇異的理由。」

克里靜聽着她說，好像她是在真歡或是「同人」不是這樣嗎？……似的。賓客們都一致贊成她：「是的，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在賓客之前賣弄聰明不成功之克里問他底父親：

「為什麼我是異常底面狄米徒是平常底呢？他不是在人人被絞殺的年頭的麼？」

他底父親解釋得很長，但是他所說的話克里祇記得一點：有些花是黃底，有些花是紅底。他克里，是一朵紅花；而黃花是平淡底。

他底外祖母，疑難地看克里，毫不贊成他，勉強地重複說那可笑底小百姓底名字有一種壞影響在她底外孫的性格上。她說，孩子們把克里叫作「克林」（梭子），這是這孩子所惱恨的，所以他更喜歡和成人們在一處。這對於他是很壞的。」

她埋怨。

對於這一切，老祖父阿金——他底孫子和衆人的敵人，圓肩頭，高大，乾得好像硬枯樹似的——就全不贊成。他有一張長臉，兩片鬍子從耳和拖到肩膀，而他底上唇和下顎却剃得精光。他底鼻子是厚重而帶藍色底；他底眼睛上髮生着灰色眉毛。他底長腳不會彎曲；他底長手上有許多節底指頭，難看地抖動着；他時常穿着褐色長袍，踏穿麂皮底軟底絨鞋。他提着手杖走來走去，好像守夜的更夫似的手杖頭上蒙着皮子，所以不會敲響地板，祇是像他底靴子的軟底似的柔軟地擦過。他確是所謂「真正古人」，雙手決定手杖坐着，像坐在市公園的長凳上的那些老人一樣。

「這一切全是最可厭底胡說，」他咕噥着，「你們全都損壞這孩子。」發明他是這樣那樣。爭論立刻爆發在他底父親和祖父之間。他底父親竭力證明世間的各種好事都是經由發明而來的！發明開始於猿，猿是人的祖宗。他底祖父就惱怒地用手叉鬍鬚地教畫出一些符號，然後怒聲叫道：

「完全胡說！」

辯論起來誰也勝不過他底父親。從他底父親底呼上流出來敏捷底言詞使克里覺得他底祖父立刻就要揮起手杖，作出一種絕望底姿勢站起來——像馬戲團裏的馬用後腳立起來似的——走出去了。同時克里底父親就要在他後面叫道：「你是厭世家呀！」

辯論常常是這樣結束的。

克里分明覺得他底祖父想要用各種方法降低他，而別底長輩們却急於要提高他。這老人斷定克里簡直是一個瘦弱無力底孩子，並無非常之處。他玩下劣底玩具，祇是因爲較好底玩具都被破壞爲活潑有力底孩子們搶去了。他和奶娘底孫子要好，是因爲那伊凡杜洛諾夫比伐拉大加的孩子們更愚蠢，肯奉承寵壞「的克里」——他需要特殊看待。

這種話是使克里傷心的，牠引起他對祖父的敵意，使克里畏怯他。克里相信父親底話各種有價值底東西都是發明的結果——玩具，糖果，有圖底詩歌——各種東西當預備菜餚的時候祖母常對廚子說：「不要來煩我！你自己發明一些吧。」發明一點東西總是必要的，否則長輩們就不注意你；你就要成爲無用，好像你並不是克里，而是狄米徒里了。

克里不能確切記得在覺察他被發明之後他自己在什麼時候開始發明。但是他很記得他得到成功的那些觀念。許久以前他有一次問過伐拉夫加：「爲什麼你底名字這樣像一種虫底名字？你是俄羅斯人嗎？」

「我是上爾其人。」伐拉夫加回答：「我底真名字是『卑·涅巴爾科伊·阿科匹科伊』。『卑』是上爾其話的『老爺』。」

「這並不是一個名字，而是奶娘們底一句格言，」克里說。伐拉夫加抱起克里，把他舉到天花板上——好像克里是一隻皮球似的。從此之後，那討厭底梭莫夫醫生，帶着麥酒和鹹魚味的呼吸，就來麻煩他。以至克里不能不穿鑿着說醫生底家名是「圓底」，好像一隻小桶。他也想到祖父說着淡紫色底話，但是當他說有些人的憤怒是夏天樣子而有些人的是冬天樣子的時候，伐拉夫加底活潑底女兒里狄就怒吼道：「那是我說過的——首先說的是我，不是他！」

克里驚退，滿面通紅了。

發明是不容易的。克里知道就因爲這一點，家裏的每個人，除了老祖父而外，纔都更愛他，比較他底哥哥狄米德。有一次，大家出去划船，克里和他底哥哥跑在先頭，梭莫夫和他們底母親手挽手走在後面，醫生對她說：「這，維拉，前面兩個湊成一個10字——因爲一個是1而另一個是0。」克里立刻想到○是他底湯麵形底平淡底小哥哥——怪有趣地像他底父親從那一天起他就叫他底哥哥「黃零」。雖然狄米德是面色紅白而且有藍眼睛的。

注意到長輩對於他期待着那底兒童所缺少的東西，克里，在晚間茶會之後，時常盡力和成人們儘坐在一處，接近那吸飲智慧底言詞之源泉。留心傾聽着那些無窮底辯論，他能够捉住一些特別引動他底言詞，然後問他底父親那是什麼意思。伊凡薩

●不用杖打而用錢打。

本金就欣然解釋給他「厭世家」，「急進派」，「無神論者」，「Kulturтрегел」（文化人）——接著就變態他底兒子，稱讚道：「你是好孩子，繼續好奇吧——這是有益的。」

他底父親雖然可喜，總不如伐拉夫加有趣。他底父親所說的話是難於理解的。他說得太快，以至他底言詞互相衝撞而破碎。他說起話來使人想起啤酒底泡沫，或從瓶口裏流出來的麵包果汁。伐拉夫加說得少，而說起來每個字都像招牌上的大字似的。他底小綠眼睛快活地在池底紅臉上發亮；他底紅鬍子龐龐然好像一條狐狸尾。這鬍子一動就煥發出一種紅光閃閃底微笑了之後，他用他底晶亮底長舌頭紙紙嘴皮無疑地，他是頂頂聰明底人地從來不曾或任何人而教訓一切人甚至教訓古老底祖父——他也是從來和每個人都不相合的。

「俄羅斯祇有一條路，」這古老人說，敲着手杖增強他底語勢。但是伐拉夫加對着他呵道：「我們是歐洲人呀，難道不是嗎？」

他總是說人不能把小百姓當作駿馬一同前進的；能够拉起大車前進的祇有一匹馬——知識著級克里知道知識著級包含他底父親，母親以及他們底一切熟人。當然伐拉夫加自己也在內。他是能够拉起任何笨重大車前進的但是可憐的是那也是強有力底醫生並不贊成伐拉夫加醫生憤憤地鼓起黑眼睛叫道：

「這是什麼意思，祇有鬼纔知道！」

馬利亞羅曼諾夫娜像一個兵士似的直站起來，嚴厲地說道：

「你應該害羞呀，伐拉夫加！」

有一次，正在爭辯最烈的時候，她氣得滿臉通紅，昂然走出去了，祇停在門道上說完這惡駭底話：

「醒醒吧，伐拉夫加！你要犯大逆不道的罪呀！」

伐拉夫加坐在最堅固底椅子上，哈哈大笑，同時那椅子在他下面格格地響。

克里底父親，搓搓他底圓胖底溫柔底手掌，說道：

「原諒我，提莫菲在一方面，當然是實務底知識份子，把能力用在工業活動之中，深入政府機關裏面。在另一方面是這幾

年間的聲厲底詔諭……」

「在各方面，你都說得不好，」伐拉夫加搶着說了。克里也應聲想道：是的，他底父親說得不好，總是在辯護他自己，好像他曾經犯了什麼錯誤似的。克里底母親也贊同伐拉夫加。

「提莫菲斯帶班諾維奇說得不錯，」她宣言。「生活已證明比人們所想像的更為複雜。我們曾經承受了許多信仰；重新觀察事物是必要的。」

她祇是鎮靜地說幾句簡單的話，而且很少生氣。當她生氣的時候，那並不是「夏天樣子」，像里狄底母親的似的，氣勢洶洶的，而是「冬天樣子」，那時她底漂亮底臉變為蒼白，她低垂着眼眉，然後仰起梳理得美，好底頭，她鎮靜地望着激怒她的人，說出簡短底譴責。

當她這樣望着他底父親的時候，克里覺得他倆之間的距離似乎正在擴大，雖然他倆誰也不會移動。有一次她很生氣，以「冬天樣子」對着教師托米林，後者正在苦心孤詣地長篇大論兩和真理客觀的真理和行為的真理。

「够了！」她低聲說。人人都默了。「無爹底犧牲够了，廉價是愚騷底現在應該變得更聰明些。」

「唔，你瘋了，維拉！」馬利亞揮着諸大娜驚恐地站起來，憤憤地走出去，頓着她底足跡，那是寬大得像馬蹄似的。克里記不起他底母親曾經畏縮過，像他底父親常有那樣，不過有一次他曾經看見她倉惶失措。那時她正在縫手巾的花邊，克里問道：

「媽媽，一勿食歸ノノ之，勿食歸人之妻，是什麼意思？」

「問你底先生去，」她回答，然後紅着脸，急忙改正道，「不，問你底父親去。」

當着長輩們底談話有趣和可以理解的時候，克里覺得他們忘記了他是有利的，但是，倘若那辯論使他厭倦，他就立刻引起他們注意他自己，於是他底父親或母親就會驚訝：「什麼——你還在這裏麼？」

關於兩種真理的辯論是可厭的。克里問道：

「人怎麼會知道什麼時真理是真理而什麼也不是真理呢？」

「呃你看！他底父親叫喚，對着別人擠眉弄眼。」

伐拉夫加抱起克里，答道：

「兄弟，真理是可以嗅得出來的。牠有一種辛辣底氣味。」

「那是什麼氣味？」

「葱味，胡椒味……」人人都大笑了，但是台尼亞古里科伐悲涼地說：

「啊，這是何等真實呀！真理也引人流淚——是不是托米林？」

教師沉默着，小心地離開她一點，同時台尼亞底耳根漲紅了。她把頭偏在一邊，寂然睜着地板。

六

不久，克里就覺得在長輩們的「真理」之中有些不確，有些捏造。他們常說到沙皇和「平民」。那短促而粗厲底「沙」字並不會引起他底想像，一直到馬利亞羅曼諾夫娜加上「吸血鬼」的時候，那時她把頭用勁一搖，以至她底眼鏡跳到眉毛上。

克里聽着，不知不覺地自然相信沙皇是惡毒而狡詐底軍官；他曾經「欺騙了一切人民。」

「平民」這個字是異常廣泛的，包含着多式多樣的情緒。人們憐憫地，虔敬地，快活地，憂慮地談着「平民」。台尼亞古里科伐似乎爲了某種理由妒羨着平民。他底父親稱他們爲「殉道者」，而伐拉夫加却稱他們爲直視底呆子。

克里知道平民之中包括着農夫和村婦。他們全都住在鄉下。每逢星期三日他們進城來賣木柴，菌子，番薯，和白菜。但是他以爲這些人和他所常常聽說的真正底平民是不相同的，關於後者，有人作詩詠嘆，有人愛惜，有人全誠懇爲他們謀幸福。

克里想像中的真正「平民」是數不清底一大羣人，身材高大，不幸而又可怕，好像神秘底乞丐維洛夫。伐維洛夫是一個高大底老人。他底頭髮，鬆曲得像羊毛，好像一個小帽似的蓋在頭上。醜陋底灰鬍子蔓生在臉上，從眼睛到頸子，祇露出